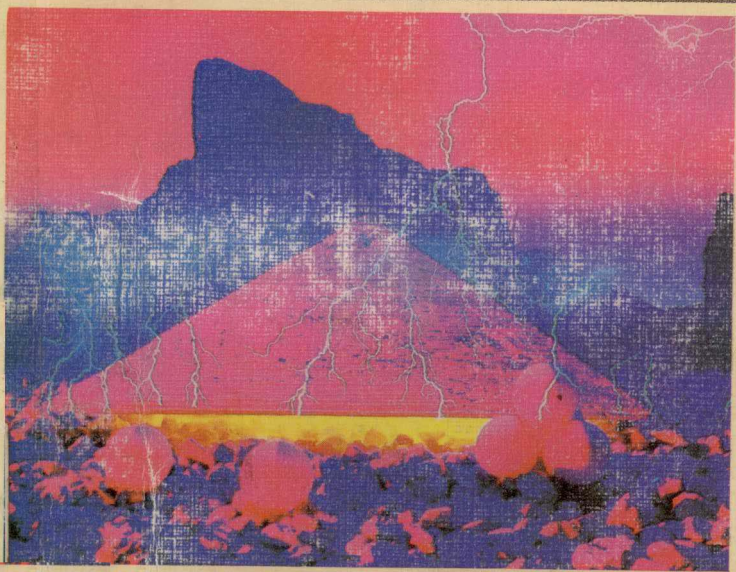


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

FAGUOERSHISHIJI WENXUECONGSHU

寻找失去的时间



普鲁斯特 著 沈志明 选译

FAGUO
ERSHISHIJI
WENXUE
CONGSHU



寻找失去的时间

普鲁斯特 著 沈志明 译

F · 20
丛书

柳鸣九 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 04 号

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

寻找失去的时间(上、下)

[法]马塞尔·普鲁斯特著 沈志明译

责任编辑:徐海燕 装帧设计:丁明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283号)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20 $\frac{2}{3}$

插页:8

字数:390,000

版次: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738-6/I·662

定价:10.7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 根据法国加利马《七星丛书》1987年出版的《寻找失去的时间》选译，所选章节或段落全是完整的，没有任何删节；各章标题除部分采用原著卷目，其余是选译者参照《七星丛书》编者撰写的提要段落标题所加。为了尊重原著，各段编排、句号分布都未作变动（除极个别的地方），另外，为了不改变句号，不得不在冗长的句子中扩大分号（；）的用途，尚希见谅。书中除注明“原注”外，所有的注释均由选译者参考《七星丛书》版附录中的注释所加，不再一一说明。

译本序

普鲁斯特传奇

柳鸣九

在文学史上，很少见到有一部伟大名著的命运，像普鲁斯特的《寻找失去的时间》这样具有戏剧性的变化：

当作者于1912年将这部长篇小说的书稿，呈献在法兰西文坛面前的时候，没有任何出版社愿意接受，主宰着文学舆论的《新法兰西评论》也拒绝了它，而其主编正是当时的文坛泰斗纪德。已经40岁出头的作者只好次年自费出版了长篇的第一卷。但事隔若干年后，法国权威的文学史家与批评家安德烈·莫洛亚在总结本世纪前期的法国文学时，却这样指出：“对于1900年至1950年这一历史时期来说，没有比《寻找失去的时间》更值得纪念的小说巨著

了。”^①时至80年代末，法国竟有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这部长篇，普鲁斯特仅以此作就被视为20世纪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批评界有人甚至认为，后普鲁斯特时代至今尚未来到。

如果认为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学还没有走出普鲁斯特所投射的身影，那显然是夸大其词，但如果说普鲁斯特在小说艺术中发明了一些新的东西，那确实并不言之过分，正是这些新的东西使习惯于传统文学趣味的人最初对它采取了摈拒的态度，而且，它正因为愈是崭新，才愈是被拒绝得彻底。这是新东西经常碰到的遭遇，要知道，种牛痘的技术与抗疟疾的金鸡纳霜到18世纪在法国还遭受过诅咒。

它的确是一本令人不太习惯的作品，如果怀着阅读传统文学作品的惯性，想在其中看到引人入胜、环环紧扣的情节，完整集中而带有戏剧性的故事，贯彻始终并作为作品中心的主人公形象，那肯定会大失所望。这一部分为七大卷、巴黎七星丛书本有密密麻麻3000多页、译成中文约有300多万字的长篇，所写的似乎只是作者一生中所亲身经历的、或所见所闻的日常生活，这里没有重大的历史事件，没有带深刻社会意义的生活场景，没有典型的人物

① 安·莫洛亚：《〈寻找失去的时间〉序》，《寻找失去的时间》，第1卷第7页，Pléiade版。

性格，似乎只有一堆堆表层的生活现象与身边琐事。如果要从这几百万字的篇幅中找几束比较集中的生活内容的话，那就有叙述者“我”的童年生活、两个邻居斯万家与盖芒特家的家事以及“我”的爱情经历。这样一部作品居然被世人公认为长篇小说！而且是“杰出的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巨著的主题究竟是什么？主要角色是谁？对这两个问题，批评家都答曰：“是时间。”没有看过这部作品的人一定会感到难以理解，这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来说，简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实际情况的确如此。作者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这样说：“时间的观念今天是如此强有力地压在我的心头”，“我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的印章打在这部作品上”^①，他给作品取了这样一个富有哲学意义的标题：《寻找失去的时间》，就准确无误地概括与标明了整部作品的目的、主旨与内涵。只要他果真达到了这个标题的要求，那他显然是对冥冥时序进行了一次勇气非凡的挑战，他在文艺创作中赋予自己这样一项使命，无疑也是一次前无古人的创举。

人类可以征服空间，以物质的形式在空间里占据自己几乎永不磨灭的位置，金字塔、长城、纪念碑、陵墓、庙宇、雕像都是这种征服的标记。然而，

① 安·莫洛亚：《从普鲁斯特到加缪》第33页，Académie-que Perrin版。

时光流逝，如烟消云散，人如何才能征服那一去不复返的时序，把转瞬即逝的时间凝固为具体的形式而与世长存？固然，人可以求助于史书与回忆录，但这两种形式的征服显然带有极大的局限性。史书以简约的记载概括一个个历史时期丰富复杂的真相，不可避免地要剥除其全部的血肉，而且，哪一个史家能见证先于他的那些时光中活生生的历史情景？而回忆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经过理性思维筛选、归纳与概括的产物，它分门别类，条理清楚，固然能反映历史真实的若干概貌与细节，但当时大量细微的感情内容必然遗散在“门类”、“条理”之外，而且，它们早已随着消逝而去的时光隐没了，正像普鲁斯特所描写的那样，它们“太遥远、太模糊，我只能勉强看到一点朦胧两可的映象，其中混杂着一些变幻不定的色彩所形成的难以捉摸的旋流”^①，有谁能够把它们找寻回来？用什么法子？历史上有哪一个回忆录的作者做到了这点，使自己所经历过的那些时光以其原有的全部丰富的感情而复活呢？所有这些疑问都清楚地表明，人要征服时间、捕捉时间之难，这就是普鲁斯特所面临的一个人生的、哲学的难题，而在他看来，这种征服与捕捉只有通过艺术的途径才能实现：“除非用艺术这一永恒的

① 普鲁斯特：《寻找失去的时间》，第1卷第46页，Pleiade版。

形式，任何事物都不能真正被固定下来并为人所了解。”^①既然这个难题是客观存在并具有普遍的意义，那么，普鲁斯特首先发现了它，具体感受了它，并决意要通过艺术的途径去加以解决，这就要算是他带给人们的一个新观念、新意向了。

1901年，开始写作《寻找失去的时间》的普鲁斯特，已是一个精于文艺、具有深厚文化修养的巴黎上流社会里的雅士，当他打定主意要创作自己的鸿篇巨制时，他一定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他所面临的文化传统与文学环境。既成的道路与已有的典范似乎是应有尽有，仅以19世纪而言，就已经有了斯丹达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人物塑造、梅里美的精巧技艺、巴尔扎克宏大的社会生活图景、雨果的磅礴气势与浪漫主义激情，左拉的科学描写方法……如何才能在一个领域里树立起自己的纪念碑？普鲁斯特的结论是另辟一条道路。虽然他缺乏斯丹达那种在激烈阶级斗争中大起大落的遭遇，巴尔扎克那种丰富而充满了挫折与困顿的人生阅历，他不拥有蕴藏量丰富的社会历史的“矿脉”可供开采，而只有他作为一个富家子弟那点安逸舒适、悠哉游哉的生活与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的见识，只有这一个涓涓细流的泉源可以汲取，但他对此并不缺乏信心，

^① 安·莫洛亚：《从普鲁斯特到加缪》，第32页。

因为在他看来，“作品采用什么题材，并不能决定天才的形成。天才能使任何题材添色增辉。”^① 他将根据自己的条件，发挥自己的优势，谱写自己的传奇。

以某种文艺观看来，普鲁斯特此举实属冒险，他竟然要在这贫瘠的矿脉上开拓出一个富矿，而且，他还是一个身罹顽疾的病人。从10岁左右起，他就患上了敏感性的哮喘病，而且，疾病不断恶化，到35岁的时候，已经变得相当严重，他经常遭受哮喘与失眠的折磨，已不能像健康人那样正常地生活；他杜绝了社交活动，像隐士一样深居简出，为了避免声音的干扰，他请人将卧室的墙壁全部加上软木贴面，为了避免植物气味对哮喘的刺激，他房间的窗户从不打开。正是在这传奇般的室内环境里，他传奇般地进行了文学创作，花费了21年的时间完成了他的整个长篇，最后取得了传奇般的成功，至今，任何一种观点的批评家都没有人不承认他这部长篇是一个奇迹。

他具有什么样的条件能谱写出如此的人生传奇？

首先，是他异常敏感的禀能，这种禀能甚至灵

① 安·莫洛亚：《〈寻找失去的时间〉序》，《寻找失去的时间》，第1卷第7页。

敏到了病态的程度，这使他对生活中哪怕是最细小不过、最微不足道、最容易被忽略的东西，都有丰富、细腻、深层的感受，正如我们在他的长篇中所见到的，不仅家庭生活、人际关系中最微妙的意味都在他灵敏感应的范围之内，而且，诸如室内外气温的细小差别、市场上的尘埃、一抹夕阳的变化、一句乐曲的某几个音符，也都能引起他敏锐的感受，而感受一旦产生，往往又发生原子核分裂式的变化，或者由一种感受通向其他种感受，形成了丰富的通感，或者，最初的感受由对象中心而扩充到悠远玄妙的境界，就像一块石子在池塘里激起的波纹，一圈又一圈，不见平息。内心中既有如此丰富、层出不穷、细致深入的感性内容，普鲁斯特也就拥有了自己取之不尽的矿脉，虽然他不拥有巴尔扎克、斯丹达那样的社会历史的富矿。

其次，普鲁斯特如果不是法国作家中最学者化的一人，也是少数智力高超、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他有广博的学识与精深的文化修养，不仅长于哲学、文学、绘画、音乐，而且对心理学、生理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建筑学也多有涉猎，这种高度的文化素养造就了他异常宽广而充实的精神世界，这又变成了使他受益无穷的又一“矿脉”。正如我们在他的长篇中所见到的，他对当代哲学新发展、对柏格森关于时间的哲理的研究与深刻见解，正构

成了他“寻找失去的时间”的哲学基础，他对文学、绘画、音乐的真知灼见与精微美趣则使他的作品不时闪现出一片片灵光，而他对自然科学中各部类的广博学识，又给他的观察方式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助力，给他的描写与比喻提供了特殊的营养，安德烈·莫洛亚就曾指出：“普鲁斯特文笔的科学性是很出色的，他笔下许多最美的形象都是从生理学、物理学、化学借用来的。”^①学识这一条使他受益匪浅的矿脉与感受那一条他取之不尽的矿脉，决定了他文学创作的内向性，即在自己的感受与精神世界中下功夫，决定了他将成为一个非巴尔扎克型的作家，这样，他也回避了一个他大有缺陷的社会历史领域，而飞入了一个任他展翅翱翔的天地。

作为普鲁斯特素质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他对细腻风格的爱好、研究与磨练。正像很多作家都有自己的学业年代一样，普鲁斯特在创作自己的长篇杰作以前，也有过研习的时期，不论是1892年、1893年为《宴会》杂志与《白色评论》撰稿，还是1896年出版第一部作品《欢乐与时日》，都属于这一个时期，尽管有的批评家把《欢乐与时日》视为他后来长篇巨制的一个“雏型”，但我以为，对他来说，这个预备期里更为重要的文学实践却是他所从事的

① 安·莫洛亚：《从普鲁斯特到加缪》，第35页。

罗斯金两部作品的翻译：《亚眠的圣经》与《芝麻与百合》。罗斯金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散文家、批评家、美学家，“他的视觉几乎像显微镜一样入微”^①，他的风格属于精致细腻的类型。正是在罗斯金这一个精细的精神世界里，普鲁斯特深深地受到了熏陶，他敏感纤细的心地与罗斯金那种细致地观察、分析与描写的方法一拍即合，他字字必究的译译也使他在文字实践里，真正学到了罗斯金那种精致风格的真髓，他将把这些东西带到他的长篇中去，并且不论在静物、场景、风光，还是在事理与感受上，都把细腻入微的风格发展到远远超出罗斯金的程度。

所有这些条件与素质固然重要，但还不足以构成《寻找失去的时间》这一部杰作最关键性的东西；还不足以使普鲁斯特成为真正的普鲁斯特。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最主要的东西，要获得这种东西，往往要借助于某个契机、某把钥匙。普鲁斯特的契机是如何来到的？他的钥匙是什么？这种契机、这把钥匙，我们在长篇小说的最后一卷里可以见到；它来自一种感觉、一种联想。

有一次，他走进盖芒特贵族府第，一只脚踩

① 安·莫洛亚：《从普鲁斯特到加缪》，第21页。

在断裂为二的台阶上，当他重新迈出一步，“一只脚在那块较高的石板上，另一只脚踏在那块较低的石板上的时候”，他产生了一种感觉，这感觉使他突然之间再次获得了他过去有过的同样的一次感受，他“几乎立刻就已辨认了出来，这是威尼斯……刚才那一步又把从前踩在威尼斯圣马可教堂两块高低不平的石板上产生的感觉带还给了我”，不仅如此，在威尼斯“那一天所有其他的感受也都随之而来”^①。此外，他在盖芒特府上作客时，调匙碰盘子的响声又唤起他对过去某次听到的铁路工人铁锤声的回忆，上了浆的餐巾给他的手感使他也联想起过去在一家旅馆就餐时的餐巾，等等。对他来说，像这样“重新找到了曾经感受过的东西”，是一种“沉醉”，一种“幸福”，他珍视这些重新再现的感受，把它们视为“重新找回的时间”的精髓，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不找到已经逝去的时间中全部生动活泼的感性内容与主体在当时的细微感受，就谈不上重新找回过去的那些时光。正是在这种感受的连通与意象的联想中，他产生了找回已经逝去的时光这一奇思妙想，产生了以艺术的形式把已经逝去的时光重新捕捉下来的宏伟意图，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盖芒特府上的台阶——→圣马可

① 普鲁斯特：《寻找失去的时间》，第3卷第867页。

教堂前的石板”这种无意识联想，这种自发通感的妙用，他可以以此作为“寻找失去的时间”的途径与手段。至此，普鲁斯特就找到了自己关键性的东西，找到了进入自己角色的钥匙，用表演艺术的一句行话来说，就像一个演员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于是，他的长篇从他的病榻生活的不眠之夜开始，由失眠想到儿时在孔布雷家中就寝时的烦恼、对母亲的依恋，由此，在孔布雷时的家庭琐事、亲友往来、环境风光，连同着当时的内心感受都一幕幕地纷呈而出。孔布雷的生活又似乎是一个窗口，朝一边望去，是斯万家的生活，朝另一边望去是盖芒特家的生活，斯万家属于新富的资产阶级，而盖芒特则是传统的古老贵族家庭，回忆从孔布雷转向这两个家庭，最后以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意图与方法作为结束，这就是普鲁斯特从1902年到1913年所写出的长篇小说的三大卷：《在斯万家那边》、《盖芒特那边》与《重新获得的时间》。从1913年到1922年，他又以“我”的爱情生活为主要素材，增补了四大卷：《在少女们身边》、《索多姆和戈摩尔》、《女囚》与《女逃亡者》。长篇的几大卷并非截然无关，几大内容在各卷中互有关连，常有重叠，互相渗透，就像是一个建筑物的几大部件由纽带与环扣联成一体，也像是一阕和谐完整的

乐曲，某一乐章的主旋律既可在前一乐章有所预示，也可以在后一乐章又有再现，而每一卷中丰富、复杂、细致的内容，都不是按传统小说叙述学的既定陈规写出来的，也不是根据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性格的要求写出来的，而是以随意自然的形式娓娓道出，如行云流水，自由飘浮流淌，如常春藤攀壁，枝条姿意舒展延伸。七大卷如此下来，“我”的生平中一段段早已逝去的时间连同这些时间里所包容的空间场景、人物事件、见闻观感、体验感受以及色、香、味、温差、湿度等等具体而微的全部内容，都被寻找了回来。而在最后一卷中，当“我”得以把过去的时间捕捉回来、“看到那么久远的年代”的时候，抚今忆昔，就产生了要把失去的时间浇铸在艺术形式之中的决心，这才有了从孔布雷儿时生活忆起的小说开篇。于是，这部长篇的首尾就连接了起来，整个作品形成了一个其妙无比的浑圆，正是在这样一个浑圆中，早已消失的漫长时间竟被镶嵌在文字艺术与结构艺术的形式之中而成为了有形的存在。在这个浑圆的轨迹上，作者创造性地实现了时间的转化，他不仅实现了柏格森时间哲理中的“实际时间”向“心理时间”的转化，而且真正实现了“心理时间”向“艺术时间”的转化，即赋予“心理时间”以有形的永恒的艺术形式，这样一个创举在艺术哲学上的意义是怎么评价也不会过分

的。

由实际时间转化为心理时间，一般都不是通过理性思维活动达到的，甚至只通过理性制约下的有意的回想也是不能充分奏效的，正如普鲁斯特自己所说：“我们努力追忆往事，总是枉费心机，绞尽脑汁都无济于事。往事藏在脑海之外，实非心智力所能及，它藏在某种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之中（藏在那东西所给我们的感觉之中），而那件东西我们在死亡之前能否遇到，则全凭偶然，或者我们到死也碰不到，这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除了同我上床睡觉有关的一些场景与情节外，孔布雷的其他往事对我来说早已无影无踪，不复存在”，“如果有人询问我，我也许会说孔布雷还有别的事物，别的光景。但我所想起的东西，只不过是有意回忆、靠智慧帮忙的结果，而有意回想出来的东西，则不像往事本来的面目那样有声有色”。^①怎样才能找回“有声有色的往事”？普鲁斯特根据自己的经验深知只有那种“盖芒特家的台阶——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式的无意识联想，才能在内心世界里充分地复活过去的时光，他在自己的长篇里十分详细地描写了他无意识联想中一个典型的例子，那就是著名

① 普鲁斯特：《寻找失去的时间》，第1卷第44页。